



近思錄卷之八

凡二十五條

婺源後學江永集註

朱子曰。此卷治國平天下之道。

濂溪先生曰。治天下有本。身之謂也。治天下有則

家之謂也。

朱子曰。則。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。猶俗言則例則樣也。

本必端端

本誠心而已矣。則必善。善則和。親而已矣。

朱子曰。心不誠

則身不可正。親不和。則家不可齊。

家難而天下易。家親而天下疏

也。

朱子曰。親者難處。疏者易裁。然不先其難。亦未有能其易者。

家人離必起於

婦人。故睽次家人。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。

朱子曰。

曰。睽次家人。易卦之序。二女以下。睽象傳文。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。兌少女。離中女也。陰柔之性。外和悅而內猜嫌。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嫫。汭。舜可禪

乎。吾茲試矣。

朱子曰。釐。理也。降。下也。嫫。水名。汭。水北。舜所居也。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。

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。

是治天下觀於家。治家觀身而已矣。

身端心誠之謂也。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。

朱子

曰。不善之動。息於外。則善心之生於內者。無不實矣。

不善之動。妄也。妄復則

无妄矣。无妄則誠矣。

程子曰。无妄之謂誠。

故无妄次復。而曰

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深哉。

通書。朱子曰。无妄次復。亦卦之序。先王

以下。引无妄卦大象。以明對時育物。惟至誠者能之。而贊其旨之深也。

○明道先生

嘗言於神宗曰。得天理之正。極人倫之至者。堯舜之道也。用其私心。依仁義之偏者。霸者之事也。王道如砥。本乎人情。出乎禮義。若履大路而行。無復回曲。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。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故誠心而王。則王矣。假之而霸。則霸矣。二者其道不同。在審其初而已。易所謂差若毫釐。繆以千里者。其初不可不審也。惟陛下稽先聖之言。察人事之理。知堯舜之道。備於己。反身而誠之。推之以及四海。則萬世幸甚。

文集下同。○朱子曰。宣帝雜王霸。元不識。

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。嚴酷喚做霸。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。

○伊川

先生曰。當世之務。所尤先者有三。一曰立志。二曰責任。三曰求賢。今雖納嘉謀。陳善算。非君志先立。其能聽而用之乎。君欲用之。非責任宰輔。其孰承而行之乎。君相協心。非賢者任職。其能施於天下乎。此三者本也。制於事者用也。三者之中。復以立志爲本。所謂立志者。至誠一心。以道自任。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。先王之治爲可必行。不徂滯於近規。不遷惑於衆口。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。

問程

先生進說。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。何也。朱子曰。也不得不恁地說。如今說與學者。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。待他就裏而做工夫。有見處。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。○葉氏曰。立志篤實而遠大。則不膠於淺近。不惑於流俗。○比之九五曰。顯比王用三

驅失前禽。傳曰。人君比天下之道。當顯明其比道

而已。如誠意以待物。恕己以及人。發政施仁。使天

下蒙其惠澤。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。如是天下

孰不親比於上

葉氏曰。積誠實之意。以待物。推愛己之心。以及人。發政施仁。公平正

大羣心自

然豫附。若乃暴其小仁。違道干譽。欲以求天下

之比。其道亦已狹矣。其能得天下之比乎。王者顯

明其比道。天下自然來比。來者撫之。固不煦煦然。求比於物。若田之三驅。禽之去者。從而不追。來者則取之也。此王道之大。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

之者也。

朱子曰。田獵之禮。置旃以爲門。刈草以爲

者皆免。惟被驅而入者皆獲。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。獲者譬來則取之。永按樹旌以表其門。御者驅而過之。轂擊則不得人。此末田之前。習過君表之御法也。逐獸別設驅逆之車。非以驅車入門爲驅獸。記錄有小差。讀者得其大意可也。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。大

率人之相比。莫不然。以臣於君言之。竭其忠誠。致其才力。乃顯其比君之道也。用之與否。在君而已。

不可阿諛逢迎。求其比己也。在朋友亦然。修身誠意以待之。親己與否。在人而已。不可巧言令色。曲從苟合。以求人之比己也。於鄉黨親戚。於衆人。莫不皆然。三驅失前禽之義也。易傳下同○古之時。公卿

大夫而下。位各稱其德。終身居之。得其分也。位未稱德。則君舉而進之。士修其學。學至而君求之。皆非有預於己也。農工商賈。勤其事而所享有限。故皆有定志。而天下之心可一。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。日志於尊榮。農工商賈。日志於富侈。億兆之心

交驚於利。天下紛然。如之何其可一也。欲其不亂。

難矣。

履象傳。○葉氏曰。履象曰。君子以辨上下。定民志。上之人。不度其德。而制爵位。則爲士者。

日志於尊榮。不明其分。而立品節。則爲民者。日志於富侈。貴賤競趨。而心欲無窮。此亂之所由生也。

○泰之九二。曰。包荒。用馮河。傳曰。人情安肆。則政

舒緩。而法度廢弛。庶事無節。治之之道。必有包含。

荒穢之量。則其施爲寬裕詳密。弊革事理。而人安。

之。若無含弘之度。有忿疾之心。則無深遠之慮。有。

暴擾之患。深弊未去。而近患已生矣。故在包荒也。

自古泰治之世。必漸至於衰替。蓋由狃習安逸。因。

循而然。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。不能挺特奮發。以革其弊也。故曰用馮河。或疑上云包荒。則是包含寬容。此云用馮河。則是奮發改革。似相反也。不知以含容之量。施剛果之用。乃聖賢之爲也。葉氏曰。有含容之量。則剛果不至於躁迫。有剛果之用。則含容不至於委靡。二者相資。而治泰之道可成也。○永按神宗用王安石更新法。而宋室以否。有馮河之果。而無包荒之量。故也。○觀盟而

不薦有孚。顒若傳曰。君子居上。爲天下之表儀。必極其莊敬。如始盟之初。勿使誠意少散。如旣薦之後。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。顒然瞻仰之矣。朱子曰。祭祀無

不薦者。此是假設來說。薦是用事了。盟是未用事之初。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。若薦則是用出。用出則纔畢便過了。○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。至於萬事。所以不和合者。皆由有間也。無間則合矣。以至天地之生。萬物之成。皆合而後能遂。凡未合者。皆爲有間也。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。有離貳怨隙者。蓋讒邪間於其間也。去其間隔而合之。則無不和且洽矣。噬嗑者。治天下之大用也。噬嗑傳。○朱子曰。噬。齧也。嗑。合也。物有間者。齧而合之也。○葉氏曰。天地有間。則氣不通。而生化莫遂。人倫有間。則情不通。而恩義日睽。○大畜之六五曰。積豕之牙吉。傳曰。物有總

攝事有機會。聖人操得其要。則視億兆之心。猶一心。道之斯行。止之則戢。故不勞而治。其用若獷豕之牙也。豕剛躁之物。若強制其牙。則用力勞而不能止。若獷去其勢。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。君子法獷豕之義。知天下之惡。不可以力制也。則察其機。持其要。塞絕其本原。故不假刑法嚴峻。而惡自止也。且如止盜。民有欲心。見利則動。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。雖刑殺日施。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。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。不尚威刑。而修政教。使之

有農桑之業。知廉恥之道。雖賞之不竊矣。

葉氏曰制強暴

者。察其機要。治其本原。而人自服。非若後世權謀之術。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。

○解利

西南无所往。其來復吉。有攸往。夙吉。傳曰。西南坤方。坤之體廣大平易。當天下之難。方解人始離艱苦。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。當濟以寬大簡易。乃其宜也。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。是无所往也。則當修復治道。正紀綱。明法度。進復先代明王之治。是來復也。謂反正理也。自古聖王救難定亂。其始未暇遽爲也。既安定。則爲可久可繼之治。自漢以

下。亂既除。則不復有爲。姑隨時維持而已。故不能

成善治。蓋不知來復之義也。

朱子曰。禍亂既平。正合修明治道。求復三

代之規模。却只便休了。兩漢以來。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。須得人主如陋巷之士。治心修身。講

明義理。以此應天下之務。用天下之才。方見次第。有攸往。夙吉。謂尙有當

解之事。則早爲之。乃吉也。當解而未盡者。不早去。

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。不早爲。則將漸大。故夙則

吉也。

葉氏曰。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。及其勢復盛。乃欲除之。則亦晚矣。

○夫有物

必有則。父止於慈。子止於孝。君止於仁。臣止於敬。

萬物庶事。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。則安。失其所。則

悖。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。非能爲物作則也。惟

止之各於其所而已。

良彖傳。○朱子曰。伊川於艮其止止其所也。最解得分明。

艮其背。恐當只如此說。

○兌說而能貞。是以上順天理。下應

人心。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。若夫違道以千百

之譽者。苟說之道。違道不順天。干譽非應人。苟取

一時之說耳。非君子之正道。君子之道。其說於民

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。而說服無斁。

朱子曰。說若不剛中。便是

違道干譽。

○天下之事。不進則退。無一定之理。濟之終

不進而止矣。無常止也。衰亂至矣。蓋其道已窮極。

也。聖人至此柰何。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。

不使至於極。堯舜是也。故有終而無亂。

既濟傳○葉氏曰常

人苟安於既濟。乃衰亂之所由生。聖人通變於未窮。故有終而無亂。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。

○爲民立君。所以養之也。養民之道。在愛其力。民力足則生養遂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。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。春秋凡用民力必書。其所興作不時害義。固爲罪也。雖時且義必書。見勞民爲重事也。後之人君知此義。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。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。爲教之意深矣。僖公修

泮宮復闕宮。非不用民力也。然而不書。二者復古

興廢之大事。爲國之先務。如是而用民力。乃所當

用也。人君知此義。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。經說下同。○葉

氏曰。書不時者。如隱七年夏城中國之類。書時者。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。書不義者。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。書義者。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。泮宮諸侯之學闕宮。毛詩以爲先妣姜嫄之廟。泮宮所以教育賢才。闕宮所以尊事祖先。二者皆爲國之先務。

○治身齊家以

至平天下者。治之道也。建立治綱。分正百職。順天

時以制事。至於創制立度。盡天下之事者。治之法

也。聖人治天下之道。唯此二端而已。○明道先生